

第一章 落水換魂

自古以來，天子腳下都是一國最為繁華之地。

東臨城是大鄴朝的權力中心，城中以禁庭長明宮為軸，東西南北縱橫交錯一百多條巷子，設象馬兩市。

馬市是京外各地的貨物集散地，各種鋪子林立，布匹茶葉土儀舶來品應有盡有，附近住家以商賈富戶居多；象市酒樓歌坊林立，書肆茶樓比比皆是，周邊遍佈高官貴族府邸。

而玉家就坐落在象市周邊的崇德巷。

時至驚蟄，乍寒乍暖的天氣宜飲小米紅棗釀製而成的驚蟄酒，食用年前窖藏的梨。梨在這樣的時節實屬稀罕東西，玉家卻準備充足，便是最低等的雜役也能在這一日常到梨的清甜甘美。

原因無他，只因玉家家主玉之衡唯一的嫡女玉流朱恰是十六年前的驚蟄日出生。今日玉流朱在自己的流芳小築設宴，宴請的都是與之交好的大家閨秀。水榭紗簾酒席風，衣香麗影正韶華，一眾粉的綠的黃的顏色中那一抹紅最是奪目耀眼。那姑娘紅衣墨髮，髮間金玉流光，芙蓉面來美人額，額間貼一朵海棠花鈿，嬌顏玉色氣質幽若地被眾人擁簇著，不時與人交談著什麼。

「這梨子比去年的更甜些，聽說是夫人前幾年在莊子上移種的新樹結的果子。夫人和大人對大姑娘當真是疼愛得緊，若我下輩子也能投胎到這樣的好人家，這輩子吃再多的苦也值。」

「妳個胡咧咧的，這話可不能亂說，若是被夫人聽去少不了妳一頓板子。大姑娘那樣的命格豈是我們能攀得上的，便是與她同一天同個府裡出生的人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，妳看看表姑娘。」

「誰說不是呢，表姑娘也不知是什麼命，打小魂魄不全，成日裡木木呆呆，那雙眼睛像兩個大窟窿，偏偏還黑得嚇人，叫人看著害怕。虧得大姑奶奶看得緊，這些年才沒出什麼岔子。」

「看得再緊也無用，妳還不知道吧，我聽說表姑娘今日不知怎麼摸到這邊，還落了水。」

說話的兩個丫鬟就在水榭對面，看她們的衣著應是府裡的二等丫鬟，而她們說的表姑娘則是玉之衡的胞妹玉晴雪的女兒。

十八年前玉晴雪嫁給蘇御史之子蘇啟合後才一年，蘇家就捲入奪嫡之爭，站隊當時的二皇子，二皇子起兵失敗自戕而亡，皇帝沒有將其廢為庶人，只是把原本的封號改為「魑」，其中意思不言而喻；而其黨羽悉數問罪，蘇家被判抄家流放，玉家四處打點才使得玉晴雪和蘇啟合成功和離。

玉晴雪歸家後不久發現自己懷上身孕，其母玉老夫人謝氏曾苦勸她孩子不能留，留下來怕會有麻煩，落下胎兒方可拋卻過往重新開始。但她不願意，執意生下孩子，恰巧也是在十六年前的驚蟄日。

這些年母女倆深居簡出，所住的院落是闔府之中最偏最幽靜的一處，竹林悠悠如綠海，松柏交錯如青傘，這一隅之地遠離塵囂，彷彿遠在山林之中，倒正應了匾

額之上的「靜心」二字。

院子裡跪著一個丫鬟，渾身濕淋淋地發著抖，好不可憐。

門外站著兩個婆子，年長些的皺著眉頭有些同情地看著那丫鬟，年紀輕些的梳著光溜的髮髻，耷垂著眉眼不知在想什麼。

屋內除去檀香便是藥香，一室的簡單傢俱，並無華麗的裝飾，透著幾分說不出來的死氣沉沉，唯有那桌上果盤裡盛放的幾顆梨點綴出少許的鮮活氣來。

床邊站著兩人，一位是謝氏，另一位是玉晴雪。

謝氏出生書香人家，早年喪夫，守著寡將一雙兒女拉扯大，幸得兒子玉之衡爭氣，打小會讀書，考秀才中舉人上金榜，如今官至集賢殿修撰。

她出身雖不高，骨相面相卻皆是出眾，縱是上了年紀也不減當年，醬色繡錦的衣服襯得她十分得體莊重。

「大夫不是說性命無礙，怎麼還沒醒？」

那錦被之下的人宛如死去，厚重的額髮差不多將眉毛蓋了一大半，面色慘白，但哪怕雙眼緊閉瞧著沒什麼聲息，精緻的五官仍舊不掩豔光。

「娘，阿離一定會沒事的，若是她有事，女兒哪裡還能活得成。」玉晴雪滿臉悲慟，整個人也有些搖搖欲墜，雙手顫抖，小心翼翼地摸著少女的臉，「阿離，妳聽話，快些醒過來。」

她一身素服，素著面，簡單的髮髻上僅一根玉簪，身上因長年吃齋念佛而沾滿檀香氣，除去手腕上的一串佛珠再無其他飾物，饒是年紀不算大但也透著一股子暮氣，便是最為親近之人時常能見著都替她唏噓難過，尤其是身為親娘的謝氏。

謝氏見她這般，一顆心像被人用刀子七零八落地亂劃般痛不欲生，一把將她抱住。玉晴雪終於沒忍住，小聲地哭出來。「阿離這孩子打小和別的孩子不同，我生怕她出事，一刻也不敢懈怠地守著她，哪承想一個沒看住她就跑去了東院。東院今日熱鬧，她必是被那琴樂聲給引了去，這才一不留神落了水……」

床上的少女還是沒有任何反應。

半晌，玉晴雪擦乾眼淚，道：「娘，阿離最是懂事乖巧，她肯定捨不得我，她一定會醒過來的。」

謝氏思及外孫女雙眼空洞不言不語的樣子，越發的心如刀割，這孩子哪裡是什麼懂事乖巧，分明是高僧說的丟了一魂一魄，一應言行異於常人。

「晴雪，阿離若是真有個三長兩短……我們不能還瞞著妳哥嫂。」

玉晴雪聞言愣了一下，然後咬著唇，朝謝氏跪下去，目光帶著乞求，「娘，是我不好，我沒有照顧好阿離，我罪該萬死，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。棠兒和慕家的親事已經說定，就等著過明路，若是這個時候公佈她的身世，慕家那邊還能願意嗎？」

「可是阿離這孩子……」謝氏哪裡受得了她這副模樣，當下趕緊扶她，隨即又面露不忍之色，再次看向床上的人兒。

這孩子長得像晴雪，晴雪這麼大的時候何等的韶華正豔，華茂春松，榮耀秋菊，引得京中多少兒郎癡癡盼望，同為玉家的大姑娘，這孩子卻……

「晴雪，妳初時說幾年便可，等妳哥嫂把棠兒養疼了就換回來，如今一眨眼已是

十六年，若是阿離有個好歹，妳讓我如何向妳哥嫂交代。」

「阿離肯定會沒事的，娘，女兒求求您，您好人做到底，等棠兒順利嫁入侯府我們再讓阿離回去，好不好？」

「可是萬一……」

「娘，阿離已經這樣了，再是如何也難有好姻緣，您總不能為了她把棠兒也給搭進去。」

謝氏猶豫了，看著床上那人事不知的孩子，無比的糾結。

玉晴雪滿面都是淚，淚水滴落在腕間的佛珠之上，哽咽不已，「娘，女兒命不好，這輩子也就這樣了……我別無所求，只求我的女兒不要被父母所累，擁有原本的一切……無愁無苦，得嫁良人一生順遂。」

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謝氏思及女兒姻緣坎坷，終是幽幽地歎了一口氣，想著若是當初擇親時再慎重一些，或許今時今日便不會是這般光景。

「晴雪，是娘對不住妳。」

「娘，您不要這麼說，這都是我的命。」

母女倆抱在一起，全都哭成淚人兒，一室的悲痛壓在心頭沉沉墜墜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床上的少女嚶嚶一聲，纖長捲翹的睫毛顫動幾下，緩緩睜開眼睛，滿眼的迷茫，然後猛地坐起，眼珠子像是不會轉似的直直對上玉晴雪的目光。

玉晴雪驀地心頭一跳，回過神後趕緊驚喜地上前，「阿離，妳醒了，妳可嚇死娘了！」

少女對她的眼淚和歡喜視若無睹，黑漆漆的眸子不見活人的情緒，「妳是誰？」

玉晴雪一怔，爾後瞪大眼睛，捂住自己的嘴，「阿離，妳……妳這是怎麼了？」

沈青綠也想知道，自己這是怎麼了？

入眼的門窗傢俱全是木製，是她所陌生的古色古香，還有眼前這個女人，長得和自己有些許相似，卻沒有絲毫讓人想親近的感覺，反倒透著一股子說不出來的詭異。

但她確定這不是夢，因為死人不可能作夢。

「我是誰？」

謝氏覺出不對來，眼底隱有一絲期盼之色，「阿離，妳是不是靈台清明了？」

當年那高僧說過，倘若有朝一日這孩子的魂魄歸位，便能神智恢復如常人。

沈青綠眼珠子動了動，慢慢地看向她，原本空洞無神的瞳仁驀地亮起，「祖母。」

謝氏先是反應不過來，接著喜極而泣，「阿離，妳叫我什麼？妳認得我……妳好了，妳是不是好了？」

「我……我叫阿離。」沈青綠喃喃著，似在自言自語。

這是又換名字了。

她如是想著，緩緩垂下眼皮。

驚蟄酒已涼，琴聲不再聞，流芳小築水榭裡的熱鬧陸續散去，送走最後一位閨友

後，玉流朱臉上優雅的笑容慢慢淡去，露出一絲難以察覺的陰沉。

她臨水而立，冷風吹起她的衣裙，飄飄若風。

「棠兒！」一道溫柔中帶著幾分焦急擔憂的聲音響起，「這春寒正濃，妳向來身子嬌氣，怎能站著吹風，若是染了風寒可如何是好？」

來人瞧著約莫二十七八歲的年紀，實則已快年近四十，綰衣繡錦淡妝得體，長相瑰麗不足英氣有餘，正是她的母親玉夫人沈琳琅。

沈琳琅出身將軍府，因著習過武的緣故，行走間的姿儀端莊中透著颯爽，不多會兒就到了她面前。

玉流朱的貼身丫鬟喜鵲已取來滾著白狐毛的紅斗篷，正欲給主子披上時被沈琳琅接過去。

沈琳琅親自替女兒將斗篷穿戴好，繞著墜著玉珠的繫帶子，繫了一個花結。「妳這孩子就是貪涼，以後可不能這樣。」

她這話雖是教責，語氣卻是十分寵溺，目光更滿是疼愛之色。

玉流朱眼神有些微妙，道：「我下次不會了。」

「妳呀。」沈琳琅一點她鼻尖，語氣越發寵溺，「說了多少回都不改，非得我天天盯著、天天管著。」

「我離不開娘。」玉流朱神色變了變，依偎過去，「娘，您最疼我，無論何時您都不會不管我的，對嗎？」

沈琳琅連生兩個兒子後一心盼著有個女兒，雖說生女兒時傷了身子再不能生養，但兒子們出息，女兒懂事貼心，她並無遺憾。

比起小姑子生的那個孩子，她的兒女們個個正常，已是老天保佑，更是覺得應該知足，半點不能貪心。

「妳這傻孩子，說的是什麼傻話，娘當然不會不管妳，就怕妳嫌娘煩。」她笑著，又很快淡去，「妳阿離妹妹今日落水了。」

「怎會？」玉流朱一臉驚訝，「姑姑這些年守著她，把她當成自己的命根子，她這一出事姑姑該如何是好？」

沈琳琅愛憐地撫著她的髮，「不用擔心，我方才得到消息，說人已經醒了。」

「醒了？」玉流朱似乎更驚訝，很快面色一鬆，喃喃道：「那就好。」

一陣冷風拂過，她不由得抖了抖，沈琳琅見狀忙催促她進屋。

「娘，阿離妹妹出了這樣的事，我們去看看吧。」

往日裡，沈琳琅並不願意自己的女兒與小姑子的女兒過多接觸，一則是那孩子異於常人，二則是因為蘇家。

蘇家人全被流放，若非大赦天下應該沒有免罪的可能，那孩子再是可憐卻也流著蘇家人的血，她可以容其在府裡生活，卻萬不願意自己的孩子與之走近，免得日後橫生事端。

「妳姑姑喜靜，向來不希望被人打擾，我讓人送些補品過去即可。」

說到自己的那位小姑子，沈琳琅是無比的唏噓，當年小姑子因為長相不俗為人有些傲氣，難免掐尖要強，於親事上更是眼光甚高，沒想到後來落到那樣的下場，

如今只能日日青燈古佛。

好在小姑子是個懂事識趣的，這些年帶著自己的女兒安安分分地避著世不出來見人，還言明在先要專心禮佛，不想人去看望，省得別人為難。

「從小到大，我雖不常與姑姑見面，但我知道她對我很是疼愛。」玉流朱神色鄭重，眉宇間湧現憐憫之色，「阿離妹妹與我同日而生，出了這麼大的事，若是不去看看，豈不寒了姑姑的心？」

「妳這孩子，就是太心善。」沈琳琅最是疼她，哪裡拗得過她，最終點頭同意。母女倆一到靜心院，守在外面的兩個婆子趕緊躬身行禮。年長些的要拿得住些，雖恭敬卻不見卑微，而年輕些的那位完全不一樣，是實實在在的討好。

從兩人的表現上很容易分辨出來，年長些的是謝氏身邊得用的人，姓李；年輕些的是玉晴雪的人，姓秦。

秦嬤嬤忙迎上去，高聲通稟著，「夫人和大姑娘來了！」

「妳小點聲，莫要驚到阿離妹妹。」玉流朱皺著眉，眉心間的海棠花隨之一動。

「奴婢該死。」秦嬤嬤一抬手就搵了自己一個巴掌。

沈琳琅臉一沉，壓著聲斥責道：「妳這是做什麼？是想讓我家棠兒落下一個苛待下人的名聲嗎？」

秦嬤嬤連說不敢，「撲通」一聲跪下。

玉晴雪從屋子裡出來，嚴厲地瞪她一眼，再看向沈琳琅和玉流朱，「嫂子，棠兒，妳們不應該來的。」

「阿離出了這樣的事，我們合該來看看。」沈琳琅說。

姑嫂倆說話時，裡頭傳來謝氏的聲音，「來都來了，那就進來吧。」

六邊獸腳的香爐鏤刻著繁複玄機的圖案，是整個屋子裡最為精緻的物件，玉流朱一進來下意識看向床上的人，眼底劃過一抹震驚之色。

真算起來，她們表姊妹二人除去年幼時偶爾見過一回，此後再未見過，她竟從來不知原來這個表妹是如此容貌。

「阿離妹妹。」她輕喚著。

沈青綠……不，現在該叫玉離了，玉離望著她，空洞的目光似乎並無任何變化，心中卻是驚駭無比。

祖母不是祖母，舅母不是舅母，娘不是娘，竟然還有人與她長得相似，而且不止一個。比起玉晴雪來，這位玉家大姑娘的長相不說與她有六七分像，四五分像總是有的。

她看著眼前的一切，只覺無比的荒誕，如同隔世浮生的一場錯綜迷離的亂夢，讓人不知是真是幻。

「妳阿離妹妹不認人，妳叫她也沒用。」沈琳琅提醒自己的女兒，看向玉離的目光充滿惋惜。

這孩子容貌出色，若是個好的或許還有改變命運的機會，可惜了。

「阿離應是好了。」謝氏也在看外孫女，「她方才已經認人，還喚我祖母。」

「當真？」沈琳琅有些懷疑，仔細打量著那雙眼看上去仍舊空洞的人兒，「阿離，

妳可認得我？」

玉離看著她，眼底隱有光亮，卻不說話。

「嫂子，妳別問了，她連我都不認得。」玉晴雪上前一把將人抱住，「阿離，妳真的好了嗎？妳再仔細看看，我是妳娘。」

玉離像是被嚇到，睫毛抖了幾下，不僅沒有回應，反而呆木著不知所措，黑漆漆的眼睛不見任何光彩。

「阿離？」謝氏剛升起的希望破滅，有些失望。

再看過來時，玉離眼睛裡光亮又現，「祖母。」

眾人皆驚，又讓她認其他人，她一概不知，除了謝氏。

玉晴雪放開她，看她的目光透著傷心與失落，「阿離，妳真的不記得我，不記得娘嗎？」

玉離坐起來，身體先是縮著，然後怯怯地朝謝氏挨過去，輕輕地搖頭。

謝氏摟住她，對玉晴雪道：「阿離剛醒來，很多事都不知道，她能認人說明有好轉，我們慢慢教便是。」

玉晴雪含著淚點頭，面上不知是在哭還是在笑。

玉流朱看著被謝氏摟住的人，半覆的額髮帶著沉沉的死氣，卻豔色逼人，讓人越看越不舒服。「阿離妹妹，妳也不認得我嗎？」

她話音一落，那雙黑漆漆的眼睛便朝她看過來，直叫她心裡發毛。

猶記得好多年前她們見過的那一次是在夜裡，她就是被這樣的目光給嚇一跳，以為自己遇見了鬼，回去後還作了一場噩夢。

玉晴雪抹著眼淚勸她，「棠兒，妳別問了，她如今除了妳祖母怕是誰也不認識。好在她能認人，我日後再慢慢教她便是。」

人已看過，並無什麼大事，沈琳琅和玉流朱在玉晴雪婉轉的提醒下告辭離開。

她們母女走後沒多久，玉晴雪又勸謝氏，「娘，累您擔驚受怕，女兒該死。您趕緊回去歇著，這裡有我。」

謝氏嗯了一聲，道：「阿離跟前的人也該敲打敲打，不能因為主子性情異於常人便有所怠慢。」

「女兒省得。」

謝氏起身時，玉離緊緊抱著她的胳膊，一副可憐無依的樣子，「祖母，不要走。」

謝氏心頭一震，面露不忍之色，「阿離乖，妳聽妳娘的話，好好睡一覺，明日祖母再來看妳。」

「祖母不要阿離了嗎？」玉離說著，眼底的光彩慢慢黯淡，黑漆漆的瞳仁中湧出淚來，大顆大顆的淚珠連成串地往下落。

「阿離，妳這孩子怎麼一醒來就如此不懂事，妳祖母守了妳幾個時辰，也該回去歇一歇。」玉晴雪將她拉著謝氏的手掰開，一把將她抱住，「娘，您去歇著吧，這裡有我呢。我與她多說說話，多私下相處，興許她就能記起我來。」

謝氏原本於心不忍，還想著多留些時辰，聽到她這番話後覺得她們母女確實應該更多相處，遂狠了狠心，對玉離道：「阿離，妳和妳娘好好說說話，祖母明日再

來看妳。」

到底母女情深，她們母女心連著心，自己這個外人算個什麼東西！

玉離心中泛冷，目光卻是巴巴地望著謝氏，淚眼中全是期盼，「祖母，您明日一定要來看我。」

謝氏應允後不忍再看她，轉身走人。

等謝氏一走，玉離又恢復成呆呆木木的樣子，任由玉晴雪問了無數遍依然是完全不認識的模樣。

良久，玉晴雪似是無可奈何的道：「妳如今能認人了，有些話娘也能跟妳說一說。妳父親出了事，全家人都獲罪，我是玉家的姑娘，玉家自是能容我。可妳到底是外人，又是罪臣之後，若不是妳與妳棠兒表姊同日而生，沾了她的光，怕是要被送去妳父親那邊受苦。妳不懂沒關係，只要記得妳能留在玉家還能姓玉全是托了妳棠兒表姊的福，妳這條命都是她的，以後要事事以她為重，哪怕是豁出自己的性命也不能讓她為難。」

床上的玉離眼神仍舊是空洞無魂的模樣，不管玉晴雪說什麼都沒有反應，只睜著一雙黑漆漆的眼睛發呆。

不知是心虛還是發怵，玉晴雪一時竟有些不敢與之對視，眼神迴避之際，自是沒有注意到玉離眼底一閃而過的冷意。

第二章 先除惡奴

春寒料峭的時節，屋子裡燒著好幾個炭盆，將室內烘熱到暖如初夏的溫度。

玉離仍舊半低著頭，像個只剩軀殼沒有靈魂的木頭人。

玉晴雪說了好些話，見她一直沒有反應，目光漸漸變淡，看她的眼神帶著幾分古怪，一時皺眉一時抿唇，半晌不辨情緒地出去。

靜心院安靜，除去兩位主子外日夜不離近身侍候的人只有兩個。一個是玉晴雪的心腹秦嬈嬈，另一個就是那跪在院子裡的丫鬟，名叫杜鵑。

杜鵑被秦嬈嬈叫起，被叮囑一番後去換了一身乾淨的衣裳，再回到玉離身邊侍候。

「姑娘？」她試探著喚人，瞧著玉離和往常的狀態一樣，似是鬆了一口氣，無比自然地坐到桌邊，先是揉捏著自己跪久的腿，再給自己倒茶喝，喝了茶還覺不夠，她將桌子上的點心吃了幾塊，還吃了一個梨。

吃飽喝足後，她這才慢騰騰地開始幹活，不是整理屋子收拾櫃子，而是把窗戶打開，再將炭盆裡的炭夾出來，四個炭盆滅了三個，僅留一個。

收拾完炭盆後，她看了玉離一眼，目光中毫無恭敬之色，像看一個低賤的傻子……事實上她也是這麼想的。

什麼少了魂魄，分明就是個傻子！

她眼中不掩譏意，猛不丁那傀儡般的少女突然抬起頭來，黑漆漆的瞳仁一點不轉地望著她，是天天都能見到仍然讓她渾身起雞皮疙瘩。

「姑娘，您是不是餓了？奴婢這就去給您做飯！」杜鵑說完像被鬼攆似的跑出去。玉離眼尾微動，不掩嘲弄之色，抬起自己的手看了又看，然後摸向自己的臉，目光在屋子裡環視一圈，滿眼的諷刺，明明是正值妙齡的少女，房間裡卻沒有梳妝

檯也沒有鏡子。

透過那雕花窗，她看到了搖曳的竹子，哪怕歷經過萬物蕭條，生死輪回的寒冬仍舊生機勃勃，實在是叫人歡喜。

恍惚間，她好像聞到竹子的清香。

一下子少了三個炭盆，溫度很快降下來，再加上冷風從半開的窗戶不停往裡面灌，屋裡屋外已經不差什麼。

門從外面推開時，冷空氣撲面而來，讓她不受控制地打了一個寒顫，黑漆漆的目光看向端著飯食進來的杜鵑。

杜鵑之所以來回如此之快，是因為靜心院設有小廚房。

這十幾年來玉晴雪雖住在玉府，一應吃穿用度卻是和玉家人分開，但凡知情之人誰不誇她懂事識趣，成日裡吃齋念佛，白水下米清水煮菜，一日還只有兩頓。

玉離沒什麼情緒地看著那些飯菜，一碗米飯，一盤蔥花豆腐，一盤水煮白菜，豆腐被炒得細碎泛灰，白菜看著軟爛，因為少油而毫無色澤。

「吃飯了。」杜鵑將飯菜擺在桌上，不冷不淡地道，語氣聽著就像是施捨一般。人不吃飯會死。

玉離不會和自己的命作對，她像個提線木偶般木木然過去，一口一口機械式的往嘴裡送飯送菜。

杜鵑見她和平日裡一樣吃的一點不剩，眼底隱有鄙夷之色。

莫說是主子，便是大姑娘跟前的喜鵲她們誰不是吃得精少，哪裡像這個傻子，天天光知道吃了睡，睡了吃。

正收拾碗筷時，見她木呆呆地徑直往外走，杜鵑立馬衝過來攔在她面前。「姑娘，夫人吩咐過您要好好休息，不能再出門。」

聞言，玉離眼睛眨也不眨，定定地看著杜鵑。

杜鵑被她看得發怵，暗罵這個傻子不會是越來越傻了吧？

半晌，玉離直直地轉身，重新回到床上，像個木頭人般躺進被窩裡。

月朗清寒，夜涼如水。

睡在外間的杜鵑裹著厚厚的被子，突然像被什麼東西敲了一下頭，迷瞪瞪地睜開眼睛，好像聽到開門的聲音。

冷風吹進來的同時，月光照在那開門之人的身上，竟然讓人生出飄然若仙的錯覺，好似欲乘風而去。

她剛想叫出聲來，忽地想到什麼似的捂住嘴。

這傻子不會是犯了夜遊症吧？

秦嬾嬾交代過，近段日子不能再出差錯，聽說犯夜遊症的人不能受到驚嚇，否則可能會被嚇死，所以她不能叫。

她輕手輕腳起身，悄悄地跟上去。

玉離聽到後面的動靜，嘴角勾了勾，白天躺夠了，夜裡也該出來活動活動，賞賞

景，鬆鬆筋骨，順便找些事來做，否則該有多被動，多無趣。

她不停地往前走著，木木呆呆的表情看著雖說與平日裡給人的印象差不多，但在這樣的夜裡分外詭異。

杜鵑越看就越覺得她是犯了夜遊症，心裡罵罵咧咧，暗恨自己侍候這麼個主子，半點前程也無還要擔驚受怕。

等到了流芳小築附近玉離才停下來，望向水那邊的水榭樓閣，燈籠的光輝映著，在月色中猶如瓊樓玉宇。

這裡是東院，而靜心院在最西邊，東為正，西為偏，好比她和玉流朱。

杜鵑就站在她身後，見她一步步往水邊走去，心提到嗓子眼的同時又升出隱蔽的念頭，猶豫著該不該阻止。

「祖母……」玉離呢喃著，人已近到水邊。

一聽到這兩個字，杜鵑趕緊收起不該有的念頭，心突突地跳。若是這傻子再出事，縱是夫人那關好過，老夫人那裡怕是無論如何也過不去。

她一下子衝過去，打算抱住玉離，誰知剛碰到人，玉離一個轉身，反手將她一推，她瞬間落了水。

池水並不算深，但人若是一時不察掉下去少不得驚慌失措，大呼救命。

巡夜的下人聽到聲音趕過來，先是看到站在水邊跟木頭人一樣的玉離，再看到水裡面掙扎的杜鵑，皆是暗道一聲晦氣。

這動靜鬧得不小，很快驚動住得最近的謝氏，聞訊而來時杜鵑已被人救起。

春水猶刺骨，她白天才因為救人而被凍過一回，眼下又來了一遭，身體因為冷而抖得厲害，上牙齒碰著下牙齒，不停地咯咯作響。

「祖母。」玉離看到謝氏，空洞的目光再次煥發光亮。

謝氏見她穿得單薄，大半夜的還出現在外面，忙問杜鵑，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杜鵑發著抖斷斷續續地解釋時，玉晴雪帶著秦嬈嬈趕到。

玉晴雪二話不說將自己身上的斗篷解下來披在玉離身上，「阿離，妳怎麼出來了？」

玉離沒看她，看著謝氏，「我想祖母，我來找祖母。」

謝氏聞言，再看她臉上那帶著可憐和小心翼翼的歡喜，不由得揪了揪心，「妳這孩子，妳好好睡覺，睡醒了祖母就會去看妳。」

玉離搖頭，似是有些疑惑，「冷，睡不著。」

冷？謝氏下意識去看玉晴雪。

玉晴雪自責道：「母親，是我不好。我怕阿離夜裡起高熱，讓人將窗戶打開通氣，許是進了點風，所以阿離覺得有點冷，我等會就讓人關上，再多加一個炭盆。」到底是自己最疼愛的女兒，謝氏不好怪她，遂將怒火對向杜鵑，「妳又是怎麼回事？怎地落了水？」

杜鵑目光驚疑不定地看向玉離，是這個傻子推的她！

但是她能說嗎？

玉離像是知道她的為難，主動承認，「祖母，是我推了她。」

一語既出，眾人皆是震驚。

月色與燈籠混合的光線中，她披著玉晴雪白色的斗篷，被月光與燈光籠罩出一層暖玉色，襯得那殊色無雙的五官更加出眾，尤其是那雙眼睛，黑漆漆地生出光彩，似最上等的黑玉，盡顯韜光的靈氣。

下人們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這還是那個傻了的表姑娘嗎？

玉離絲毫不覺得自己說了多少麼驚駭的話，還在親慕地看著謝氏，「她推了我，我推了她。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謝氏呼吸一緊，急切地問她，「阿離，妳是說妳落水是她推了妳？」她乖乖地點頭，不說話。

謝氏頓時怒不可遏地指著杜鵑，「妳這個該死的奴才！妳怎麼敢！」

玉晴雪也是一臉不敢置信，「杜鵑，妳為何要這麼做？妳父母是我的陪房，我還放了妳兄長的奴籍，對妳信任有加才讓妳照顧阿離，妳怎麼能這樣？」

杜鵑原本想說什麼，聽到她這話後連連磕頭，「老夫人，夫人，是奴婢鬼迷心竅，奴婢該死，奴婢該死！」

「給我……」杖斃二字還未出口，謝氏感覺自己的衣袖被人扯了扯。

玉離目光怯怯，卻不掩擔心之色，巴巴地望著她，「祖母，不生氣。」

謝氏看著她，越看越難受，越看越內疚，緩了好半天才道：「杖責五十，丟去莊子。」

下人領命，將杜鵑堵嘴拖了下去。

杜鵑心如死灰，被拖走之時鬼使神差去看那個不知到底好了還是沒好的人，剛巧玉離也正朝她望來，黑漆漆的目光隱有幽藍之色，好似鬼火。

「咕……嗯……」

所有人都以為她是在垂死掙扎，胡亂喊叫，誰也沒聽清她到底在說什麼。

玉晴雪自責不已，「娘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識人不清，我還當杜鵑是個好的，對阿離盡心盡力……」

謝氏看著她，眼神有幾分說不出來的複雜，語重心長的道：「晴雪，妳看這孩子和妳長得多像，妳們是骨肉至親，妳再是囿於悲痛難受也要好好照顧她，若是她真能好，妳也算是對得起她，妳說是不是？」

「娘……」玉晴雪落下淚來，泣不成聲，「是我疏忽，下次不會了，我以後親自照顧她。」

「妳哪裡能顧得過來。」謝氏到底還是心疼自己的女兒，招手讓身後的兩個丫鬟上前，「再從莊子找人怕是手腳不熟練，不如從我這裡調個人去幫妳。」

「她們都是您身邊得用的人，這如何使得？」玉晴雪推拒著。

「妳我母女之間何需客氣。」謝氏說完指向那兩個丫鬟，問玉離，「阿離，這個是夏蟬，這個是秋露，妳看上誰就讓誰以後跟著妳，如何？」

那兩人從長相到衣著都是體面人，若是擱在小門小戶怕是比當小姐的還要有派頭，不同的是秋露瓜子臉柳葉眉，半低著頭不看玉離；夏蟬鵝臉杏眼，目光沒有躲閃，眼神溫和中隱有心疼憐憫之色。

玉離心裡有了數，「夏蟬。」

這兩個字一出，秋露明顯鬆了一口氣。

謝氏歡喜起來，「能叫出夏蟬的名字，可見阿離是真喜歡夏蟬，那夏蟬以後就跟著阿離。」

玉晴雪見她做了決定，自是不會再反駁，「多謝娘，還是娘心疼我們母女。」

這邊鬧得不小，水榭那邊卻絲毫不受影響，直到眾人散去時，流芳小築還是半點動靜也無。

玉離望著那一池春水，眼底的幽火更盛。

半個時辰後，夏蟬簡單收拾了一些東西搬到靜心院，一進院子就看到秦嬾嬾在等自己，然後被帶去見玉晴雪。

玉晴雪的屋子從傢俱到用物，除去日常所需再無多餘的累贅，只是東西雖少瞧著也不太招人眼，卻樣樣皆是上品。

她打著坐，虔誠地轉動著手中佛珠，那佛珠是蜜蠟，應是被盤了很多年，表面光潤而油亮。

夏蟬垂首立著，被晾了好半天。

秦嬾嬾小聲提醒後，玉晴雪才緩緩睜開眼，道：「妳是母親身邊得用的人，母親讓妳來我這裡幫忙是信任妳，只是母親年紀大了，不宜操心勞累，日後妳若有什麼事先和我說，沒有必要去驚擾她老人家。」

夏蟬恭敬應是。

玉晴雪又道：「姑娘心智不全，性情難免古怪了些。她若有什麼事妳不可替她瞞著，定當事事不落地告訴我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下去吧。」

夏蟬告退出去。

等她一走，玉晴雪手上的動作停止，將佛珠隨手擱在桌上，接過秦嬾嬾倒的茶，輕輕地抿了一口立馬皺起眉來，「怎麼還是去年的茶？」

驚蟄前後早茶剛抽枝，芽葉細嫩，最是清香，沈琳琅的陪嫁中剛好有一處茶莊，每年裡第一批新茶送到府裡時，謝氏都會在第一時間送來這邊，而今年似乎晚了幾日。

「說是還要再等兩天。」秦嬾嬾小聲回道。

玉晴雪將茶杯重重一放，眉宇間籠上一層陰鬱之氣，「什麼等兩天，不過是託辭罷了，母親對我是越發的不上心了。也是，從小到大她看著確實很疼我，可一旦遇事我總是排在兄長的後面。」

「夫人，您莫要多想，老夫人心裡有您，若不然也不會讓夏蟬過來。」秦嬾嬾聲音越發的小，幾不可聞。

「心裡有我？」她輕哼一聲，臉上的鬱色更盛，「她若是真的心裡有我便不會逼我嫁進蘇家。她讓夏蟬過來擺明是不放心我，在她的心裡兄長遠勝於我，哪裡有我們母女？」

這話秦嬾嬾不敢接。

屋內檀香裊裊，一時靜寂。

玉晴雪皺起眉，「快把這難聞的東西給滅了！」

秦嬾嬾趕緊過去將香爐裡的檀香拿掉，再點上泛甜的合歡香，過了一會兒合歡香就將原本的檀香沖散。

玉晴雪面色好看了些，重又拿起擱置的佛珠，轉動的同時自言自語，「別怪我狠心，這是他們欠我的！」

靜心院不大，卻也不算小，從正屋出去後往左拐一段路便是玉離的屋子。

屋子裡重新燒起四個炭盆，再現溫暖如初夏。

貌美卻表情滯澀的少女靜靜地坐在床邊，看著和從前一樣木然，但看到進來的人是夏蟬時，空洞的眼神漸起變化，由暗及亮，如夜幕乍現星辰。

夏蟬瞬間驚豔，忙將自己的東西擱到一旁，上前來侍候，「姑娘，夜深了，奴婢侍候您歇息。」

說罷，動手替她將斗篷除去，正準備幫她梳髮時，左看右看沒有看到妝檯，心中雖有疑惑，面上卻是不顯。

離得這麼近更能看清玉離的五官，夏蟬也更受衝擊，府裡人都說大姑娘是難得一見的美人，但若是比起表姑娘來，大姑娘的容貌還是遜色了些。

「姑娘長得真好看。」

玉離心念微動，摸了摸自己的臉，「我好看嗎？」

「姑娘不知道嗎？」夏蟬反問。

玉離略顯木然地搖頭，「我沒有照過鏡子，我不知道。」

原來不只沒有妝檯，連鏡子也沒有。夏蟬心中疑惑更甚，從自己的包袱取來一面尋常的小鏡放在玉離面前。

鏡子裡映出一張美人臉，額頭被劉海蓋著，玉離目光如晦，慢慢用手將劉海撥上去。

這張臉比起玉流朱勝出幾分，更像玉晴雪，但給人的感覺卻完全不同，如果說玉晴雪是清雅的白蓮，那她就是妖豔的紅蓮。

然而，如今這副模樣與原來的她無半分相似之處，她不像她自己，像她自己的另有其人，不說還有兩個，這簡直太荒誕了！

「姑娘，您看，您是不是很美？」夏蟬的話打破她的思緒。

玉離對鏡子裡全新的自己笑了笑，「確實，很美。」

當晚是一夜亂夢，她一時在幼年生活過的育幼院，一時又在養父母的家中，場景一變再變，從光怪陸離的霓虹都市再到曲徑通幽的深宅府邸。

早起睜開眼睛時，她茫然地側頭便看到桌上的一抹青色。

那是幾枝竹子，插在瓷瓶中，再過段日子萌發新枝時，這些青色與最為鮮嫩的綠色摻雜一起，青青綠綠層次分明，便是「沈青綠」這個名字的由來。

夏蟬聽到動靜進來，見她已醒忙上前來侍候。「姑娘，老夫人先前派了人來，說是今日有事，等忙完再來看您。」

玉離垂著眸不說話。

夏蟬打開衣櫃，替她挑選衣服，裡頭衣服不多，多是白的綠的藍的，唯獨沒有紅色，不說是大紅色，便是粉紅淺紅桃紅也無。

「姑娘，您今日想穿哪一身？」

玉離沒什麼好選的，隨手指了一件綠色的。

當夏蟬給她梳頭時，她又指了指頭上的劉海，道：「梳上去。」

夏蟬照做，替她梳好頭後再找頭飾，發現除了幾支玉簪外再無其他，索性用髮帶幫她固定修飾，倒是更加相宜。

玉離看著鏡子裡的自己，這是她又不是她，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她還活著，且還有一具健康的身體。

朝食是夏蟬親自做的，雖說全是素菜，卻比上一頓吃的不知好上多少，無論色相還是味道都還算可以。

「夏蟬，有妳真好。」玉離眼有光亮，璀璨真誠。

夏蟬被她臉上的笑容所震撼，心下感慨她容貌驚人的同時又很是同情，「能侍候姑娘是奴婢的福氣。」

一個當家老夫人身邊的紅人突然被調來侍候一個表姑娘，不說性子如何、聰慧還是癡傻，單說罪臣之女的身分便不可能有什麼好前程，這哪是什麼福氣，分明是倒楣。

「我的福氣應該在後頭，妳跟著我，以後也有妳的福氣。」玉離神情認真的道。

夏蟬萬萬沒想到她會說出這樣的話來，又驚訝又激動。

表姑娘或許是真的快要好了！

玉離繼續吃飯，忽然像想到什麼似的問夏蟬，「妳吃了嗎？」

夏蟬意外之餘自是感動，「奴婢方才已墊了肚子，這些都是您的。」

「那我就吃完了。」

今天這頓和昨天差不多的飯菜量，她照舊吃得乾乾淨淨，暗道難怪這具身體好、氣血足，應該就是因為能吃。

透過開了一條縫的窗戶，竹子的青色再次映入她眼簾，她閉上眼睛深深地吸氣，清楚聞到竹子的清香，再睜開眼時看到進來的人，目光歸於空洞。

玉晴雪甫一見她明顯愣住，下意識掐著自己的掌心。

原來這孩子竟是如此的像自己！

當年自己容貌出眾，何等的風光得意，那時兄長攀上將軍府，她的身分也跟著水漲船高，還以為能謀得一門如意的高親，直到被家人逼著嫁入蘇家……

玉家欠她的，就讓這孩子來還吧！

她皺眉看了一眼夏蟬，「讓妳來是侍候姑娘的，不是來給姑娘做主的，給我把她頭髮拆了，梳成以前那種。」

夏蟬雖不解，還是應了一聲是。

玉離木呆呆地望過來，黑洞洞的眼睛盯著玉晴雪，一字一字地往外蹦，「妳、是、壞、人！」

玉晴雪心頭大駭，「妳……妳說什麼？」

玉離充耳不聞，接著自顧自地往外走。

夏蟬忙跟上，問：「姑娘，您要去哪？」

「找祖母，我要找祖母。」玉離指著院子外，腳步不停。

「妳昨日才落了水，身子還沒有好利索，這外面天還冷著，萬一見了風可如何是好？」玉晴雪追出來，眉宇間帶著幾分煩躁。

秦嬾嬾欲過來攔住玉離，猛不丁被玉離一推，趁著秦嬾嬾倒在地上的當口，她人已出了院子。

「大姑奶奶，奴婢會跟著姑娘的。」夏蟬說完便追了出去。

「夫人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秦嬾嬾爬起來，一臉焦急。

玉晴雪的面色要多難看有多難看，死死地掐著自己的掌心。「她找死！」

第三章 玉流朱的夢

流芳小築取自玉流朱名字中的流字，而院中種著一株海棠，正呼應著她的小名棠兒。

這株海棠是她出生那年種下，到如今已有十六個年頭，經過一冬的蟄伏，原本光禿的枝幹上可見新出的葉芽，恰似新生。

沈琳琅一進院子，打眼就看到那大開的雕花窗後面站著的人，趕緊加快腳步，掀簾邁過門檻。

「棠兒，妳這孩子怎地又不聽話？」她說著人已到跟前，親自將窗戶合上，再看女兒僅著單衣披著一件斗篷，且並未梳妝打扮，溫柔道：「妳祖母在等著呢，要不娘幫妳梳頭？」

玉流朱緩緩抬眸，眼眶有淚。

這般模樣嚇了沈琳琅一跳，「棠兒，妳這是怎麼了？」

「娘……」玉流朱似是難以啟齒，「我不想嫁給慕霖。」

沈琳琅大驚。

慕霖是勇毅侯府的世子爺，慕家與沈家皆是武將之家亦是世交，即便嫁人她與慕家那邊也沒有斷了往來。

三年前，慕霖要去邊關投軍，臨走之前由慕家的老夫人做主，兩家有了口頭婚約，而今慕霖歸京，親事也應該正式定下。

「棠兒，妳這是怎麼了？」沈琳琅問話的同時，眼神卻是凌厲地看向屋子裡侍候的下人。

喜鵲手中捧著熨好熏香的新衣立在一旁，在接收到自家夫人詢問的目光後，恭敬而茫然地搖了搖頭。

玉流朱也看了過來，道：「妳們出去吧。」

所有下人聞言齊齊退到外面。

屋內只剩下母女二人，玉流朱的眼中湧現水色，淚珠在裡面懸著，「娘，前兩日

女兒作了一個夢。」

「什麼夢？」沈琳琅忙問。

「我夢到自己嫁給慕霖後過得很不好，他初時待我尚可，成親一段時日後不知為何忽冷忽熱，我小產之時他更是毫無體恤，不聞不問，連出京都未曾告知一聲。」沈琳琅萬萬沒想到會是這麼一個夢，連忙柔聲安慰，「妳定是胡思亂想才作了這樣的夢，何況一個夢而已，哪裡能當得了真。」

女子嫁人之前患得患失是常有的事，她是過來人，出嫁之前的那些日子裡也沒少想些有的沒的。

她拉著玉流朱的手，目光滿是疼愛之色，「妳聽娘說，慕霖年少有為，又有軍功傍身，還是侯府日後之主，放眼大鄴朝如他這般年輕的兒郎有幾人？」

「娘！」玉流朱一直懸而未落的淚隨著這聲呼喚落下來，「我原本也是這麼想的，還想著一個夢而已不必當真。可是作一次那樣的夢是巧合，難道一連三天都作同樣的夢也是巧合嗎？」

「妳……妳竟三天都作了同樣的夢？」沈琳琅震驚，臉色也漸漸變得凝重。

子不語怪力亂神，但預夢之事倒不算稀奇，她懷女兒時曾作過一個古怪的夢，夢裡的人衣著十分怪異，屋子傢俱也從未見過，好些孩子熱熱鬧鬧地說笑時，有個小姑娘安靜地坐在角落裡，瘦小而乖巧，看著就讓人心疼。

說來也奇怪，哪怕是在夢中，她卻無端端地知道那就是她的女兒，還聽到有人叫那孩子阿朱，夢醒之後她將這事講給丈夫聽，丈夫聽罷深以為這是胎夢，在女兒未出世之前就取名玉流朱。

時隔好幾年，她看著越長越和夢中那小姑娘相似的女兒，越發覺得預夢的玄妙神奇。

「若是這樣，怕是有些玄機。」

玉流朱點頭，「女兒也是這麼想的，那夢裡發生的事太過真切，好似我真的經歷過一般，醒來後痛不欲生。」

「我的棠兒。」沈琳琅最是疼愛她，聽她說痛不欲生四個字彷彿疼在自己身上，當下將她抱住。「不怕，有娘在呢。」

玉流朱緊緊地偎著母親，身體輕輕地顫抖，婆母誤解，夫君不喜，下人們的非議，旁人的嘲笑，那些曾經切身的痛苦哪怕已經遠離，如今想來還是讓她心有餘悸。

「娘，若想知道夢裡發生的是真是假倒也不難，我記得今日慕霖上門穿著一身流光藍錦的衣裳，衣襬處不知為何沾了一塊指甲蓋大小的汗漬，腰間掛著一塊麒麟玉佩，上等的羊脂玉，穗子是藏藍色。」

少女懷春的年紀，聽說未來的夫君上門，她也曾心生期盼，小鹿亂撞，將那英俊的少年郎打量仔細，不錯漏任何一個地方，縱然時隔多年依然記憶猶新，卻更讓人痛恨！

沈琳琅聽她說得如此之細，一顆心狠狠地揪起，心疼的同時亦不免多想，「妳好好歇著，今日妳就別露面了，我等會去佐證，若真是這樣，娘自會替妳做主。」

謝氏的院子坐落在東院，名為瑞安居，院中佈有一處高山流水的造景，假山小池松石碧草，精巧到渾然天成，那不斷循環的流水中還養著幾尾鮮豔的錦鯉。

繞過這處造景，沈琳琅凝重的面色緩了緩，這才進屋。

謝氏見只她一人，未見玉流朱，問道：「棠兒怎麼沒來？」

沈琳琅眉心微蹙，「棠兒應是昨日吹了風，看著氣色有些不好，我實在是不放心，便做主讓她歇著。」

「棠兒打小身子骨不太好，確實該好好養著。」謝氏也看重孫女，對此沒有意見，轉頭笑著說起慕霖。「這一晃就是三年，孩子們都大了，我記得三年前他來我們家時，二郎死活不放人，與他吃穿住都在一起，好得像是親兄弟般，眼下兩人又在一處共事，當真是極好。」

沈琳琅因有心事，實在是笑不出來。

這時門口那擋寒遮風的繡錦華美簾子被人掀開，露出一張豔色的小臉來，眸如漆，唇如櫻，膚若雪，當真是一枝紅豔驚春雷。

「祖母！」

謝氏一時驚呆，目不轉睛地看著朝自己走來的少女，有那麼一剎那好似時光倒回多年前她的女兒初長成時。

沈琳琅同樣震驚，這孩子今日瞧著好像不太一樣，難道真是好了？

「阿離怎麼來了？」

玉離看著她不說話，但那雙黑漆漆的眸中明顯帶著光亮，隱約似斑斕變化著，像是會說話一般。

沈琳琅一時生出錯覺來，單是對上這麼一雙眼睛，竟彷彿有千言萬語要對她說，卻又不知從何說起，讓人莫名其妙覺得很難受，這種難受說不清道不明，如有人重擊心肝，也似有巨石壓在上面，讓人喘不上氣。

夏蟬隨後進來，明顯有些喘，「老夫人，姑娘太過掛念您，無論如何都要來見您。」

「祖母。」玉離已經近到謝氏面前，「我想祖母，祖母忙，我來找祖母。」

謝氏的一顆心頓時像泡在五味雜陳的水中，什麼滋味都有，甜的酸的澀的一股腦兒地往外冒，這孩子一朝靈醒竟然如此依賴她……

「好孩子，快到祖母跟前來。」她摸著玉離的臉又摸著玉離的手，像是怎麼也看不夠似的。

玉離任由她摸，看上去乖巧無比。

這時又有下人來報，說是慕世子已在二公子的陪同下進府，約莫還有半刻鐘就能到。

對於沈琳琅而言，不管女兒夢是真是假，有些事不能有失，她望著玉離那絕豔的顏色，令人移不開眼睛的同時也生出幾分忌諱，猶豫一二還是道：「母親，阿霖馬上就到，今日棠兒不在，阿離卻在，萬一他生出什麼誤會來恐怕不太好。」

謝氏一想也是，低頭看著眼巴巴望著自己的玉離，當下把心一狠，「阿離乖，等會要來一個客人，祖母有話要和他說，妳先到那屏風後面乖乖等著，好嗎？」

玉離認真點頭，由夏蟬牽著聽話地朝屏風走去，那屏風有四面，合在一起是一幅山水畫，畫布為絹，紋理細膩綿密，底為米薑色，並不能正反透視。

不多會兒，外面傳來通報聲，兩名青年一齊進來。

「孫兒給祖母請安。」

「晚輩給老夫人請安。」

一道聲音高些，有少年郎意氣風發的清越之感；另一道聲音低些，明顯更為沉穩，在玉離聽來隱有一絲令人心跳加快的熟悉。

她下意識探出頭朝外看去，只一眼呼吸像是都跟著停了，視線牢牢地黏著那身穿藍色華服的少年郎。

那眉眼，那五官，為何有幾分像……她最在意的那個人！

她忍不住想起那一天，育幼院那一小片竹子旁站著一位十三四歲的少年，已初具修竹般的身姿，皮膚白淨而五官精緻。

他的父母告訴院長，若是他看中哪個孩子他們就領養哪個，這個消息令人振奮，所有的孩子們都很激動，包括她。

她一生下來就被遺棄，那時已經八歲，一個孩子在育幼院待了八年還未被人領養不是病就是殘，而她便是病，很嚴重的先天性腎病，如果年紀再大些，她被領養出去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。

說來也是可笑，老天爺給了她殘缺的身體，但心眼比別人多了許多，哪怕只有八歲卻也無比清楚自己的優勢：長得好、安靜、乖巧。

當不少孩子圍著那少年展示自己的優點時，她就在角落裡無聲地流著淚，仰著蒼白的小臉眼巴巴地看著，尤其是那少年看過來時，她表現得更加可憐。

最後她得償所願，遇到了心軟的神，終於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家，有疼愛她的養父母，還有……哥哥。

慕霖似有所感，下意識看過來之時正好與她的目光對上，清秀且英俊的臉上先是驚訝、然後是羞澀的歡喜。

而此時的沈琳琅正處在震驚當中，因為慕霖的衣著打扮與玉流朱說的一模一樣不說，那衣襠處的汗漬亦是分毫不差。

她驚駭著，為了掩飾自己的失態將目光移到二兒子身上，這一看才發現兒子身上也沾了汗漬，且還不止一處，當下有些頭疼，暗道這孩子真是不省心。

玉敬良見母親看著自己，大大咧咧地拂了一下自己的衣襠，「前兩日下了雨，園子裡有些地方積了一窪水，我一時沒注意踩到，濺了一身泥。」

而慕霖身上的汗漬則是無妄之災。

一聽這話，沈琳琅更是頭疼，正道上不可能有積窪，二郎定是不好好走道，這才踩到路邊或是隱藏在樹草叢中的水。

當著外人的面她當然不會教訓兒子，只用責備的眼神白了玉敬良一眼。

玉敬良打小調皮，被爹娘嫌棄慣了，倒也不以為意，道：「祖母，娘，妳們看看，男兒還是得去邊關馳騁沙場拋灑熱血。三年前妳們若是同意我和阿霖一起去，我必是也會和他一般威風。」

他豔羨著，語氣中分明有遺憾之意。

謝氏笑起來，「你個皮猴子，也看看人家阿霖多穩重，你真該好好學學。」

玉敬良嘿嘿地笑著，撓著自己的頭，他長相似沈琳琅，飛揚英氣的眉眼，最是年少不愁的模樣，骨子裡都透著爽朗率真。

撓著頭的同時，他還用胳膊肘去捅慕霖，一臉得意，「你小子再是穩重，將來也得叫我一聲哥。」

慕霖聞言，俊秀的臉上立馬泛起紅雲，下意識去看那扇屏風。

「你看……」玉敬良話才問到一半，猛不丁看到進來的玉流朱，愣了一下，「棠兒，妳……妳今日怎麼穿成這樣？」

玉流朱脂粉未施，一襲綠衣，額頭上無任何花鈿，與平常的打扮大相徑庭，瞧著有些黯然失色。

玉敬良的話讓玉離心下一動，又探出頭來，目光緊緊地盯著慕霖，將對方的表情盡收眼底。

慕霖在看到玉流朱的那一瞬間不是驚喜，不是激動，而是驚訝地衝口而出，「棠兒？妳是玉姑娘……」

如果這位是玉流朱，那方才精靈般貌美的姑娘是誰？

他再次朝屏風望來時，玉離已經縮了回去，黑漆漆的眼底泛著不明的情緒。

那樣的驚訝之情分明是陌生，再是長得有幾分像也不可能是她以為的那個人，比方說玉流朱分明與她有四五分像，卻也不是她。

她死了才會來到這個地方，而她的親人們都在另一個時空好好活著，又怎麼會出現在這裡？

玉敬良倒是機靈，已經察覺到屏風後面有人，卻因為一時腦子沒轉過來，居然繞了過去與玉離四目相對。

因為玉晴雪的刻意避嫌還有沈琳琅的叮囑與有意為之，自小到大他們攏共沒見過幾回，他打量了好一會兒才試探的問：「妳……妳……妳是阿離？」

莫說是沈琳琅，便是謝氏都險些扶額。

這個二郎當真是魯莽至極！

謝氏無法，只好道：「二郎，你把阿離帶出來。」

玉敬良心粗，並未聽出祖母語氣中的無奈，像哄著三歲孩子般對玉離道：「阿離，我是妳二哥，別怕。」

玉離呆滯的眼神靈動起來，喚他，「二哥。」

謝氏聞言，心下複雜地看著玉離跟在玉敬良後面乖巧出來。

玉敬良向慕霖介紹道：「阿霖，這也是我妹妹，她叫阿離。」

慕霖終於看清玉離的全貌，那白璧無瑕的長相，雖然懵懂卻嬌憨的神情，還有不自覺流露出來的明媚之色，恰如一枝紅蓮出水面，在他心間動盪的同時又讓他生出一絲說不出來的悵然。

原來是他誤會了。

而此時的玉流朱也在看慕霖，他眼中的驚豔和表現出來的失落似兩根刺緊緊扎在

她的心上。

猶記得新婚之夜他訴說的那些衷腸，說第一次見她時她一襲紅衣，額間的海棠花讓他見之難忘，是他想像中的模樣，所以今日她故意穿了這樣一身還半點不打扮，正是想讓他見之失望。

但是她萬萬想不到，玉離居然也在！

玉離亦在看著他們，這兩張臉一個像自己，另一個像自己最為在意的人，巧合到讓人覺得詭異。

但在外人看來，同樣的素面綠衣，玉離好像是最為新鮮翠嫩的筍子，飽滿水靈招人喜歡，反觀玉流朱被襯得遜色不說，氣色也不怎麼好。

沈琳琅的臉色也不太好，一是因為女兒的夢，二是慕霖的反應，慕霖明顯更加在意阿離，對棠兒幾乎沒看兩眼。

「二郎，你不是說等阿霖回來必要帶他好好看看你這幾年收集的弓箭？」

玉敬良一拍腦袋，爾後又拍了拍慕霖的肩膀，「阿霖，走，我帶你去看看我這幾年珍藏的寶貝。」

慕霖心不在焉地點頭，臨走之前目光還從玉離臉上劃過。

沈琳琅見狀更是心中不悅，卻不知該怪誰，慕少艾沒有錯，天生麗質更沒有錯，她怪不了慕霖，更怪不了玉離。

當下她只能握著玉流朱的手心疼地道：「妳身子不適，何必來這一遭？今日這是怎麼了，為何穿這一身？」

玉流朱微微垂下眸子，聲音細弱，「我想著慕世子不是外人，也應該見到我原本的模样。」

她不想再續前緣不假，卻也不願意被別人搶去風頭，尤其還是寄居在他們玉家的人，一顆心被前情所傷而難受，又因落了下乘而氣惱，自是百般不是滋味。

沈琳琅向來疼她，比她更不是滋味，明白她故意這樣打扮是因為不願意嫁給慕霖，有意不想讓慕霖相中，然而這樣的招數全是自損，反而白白讓人看輕了去。

「棠兒……」她愛憐地摸著女兒的髮，「娘說了，無論什麼事娘都會為妳做主的。」

沈琳琅說完，不經意一抬頭，見玉離正在看她們，那黑漆漆的眼睛如寂夜一般讓人惘然，莫名讓她覺得不太舒服，不由得皺眉。

謝氏見玉離巴巴地看著沈琳琅和玉流朱母女親熱，可憐又嚮往的眼神讓人無端心疼不已，暗道一聲造孽的同時朝她朝手，「阿離，過來。」

玉離乖乖地過去，目光仍不離那對母女，「祖母，她也是娘。」

謝氏一時莫名其妙，沈琳琅亦是，玉流朱則下意識皺起了眉。

幾人表情各異時，她又道：「祖母，娘和娘為什麼不一樣？」

謝氏一聽，心頭狂跳。

而一腳邁進屋的玉晴雪只覺得一顆心都快要跳出來，緊走幾步到玉離面前，不由分說地拉住她。「阿離，妳這孩子怎麼如此不懂事，我不是和妳說過不要亂跑嗎？」

玉離還在看沈琳琅和玉流朱，像是沒聽到般喃喃自語著，「這個娘好，我想要這樣的娘。」

一語震驚四座，所有人皆是變了臉色。

玉晴雪咬著牙，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很溫柔，「阿離，乖，我們回去，好不好？」

玉離終於轉過頭來，正眼看她。「妳是壞人！」

「阿離！」謝氏因為震驚聲音都破了，心跳快得厲害，「她是妳娘……」

「她壞！她不讓我吃飽，她還打我。」玉離口齒清楚，儘管沒有太多的情緒，聽起來卻分外讓人心驚。「祖母，我能不能不要這個娘？」

謝氏的心狠狠地揪到一起，她看著眼前兩張相似的臉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玉晴雪哪裡肯認，眼眶頓時一紅，像是被氣的，也像是被人誤解之後的委屈，「娘，這些年我恨不得將心掏出來給她，我不知道她為何會這麼說我……」

玉離心下冷笑，不就是想要證據嗎？

她有！

Crescent